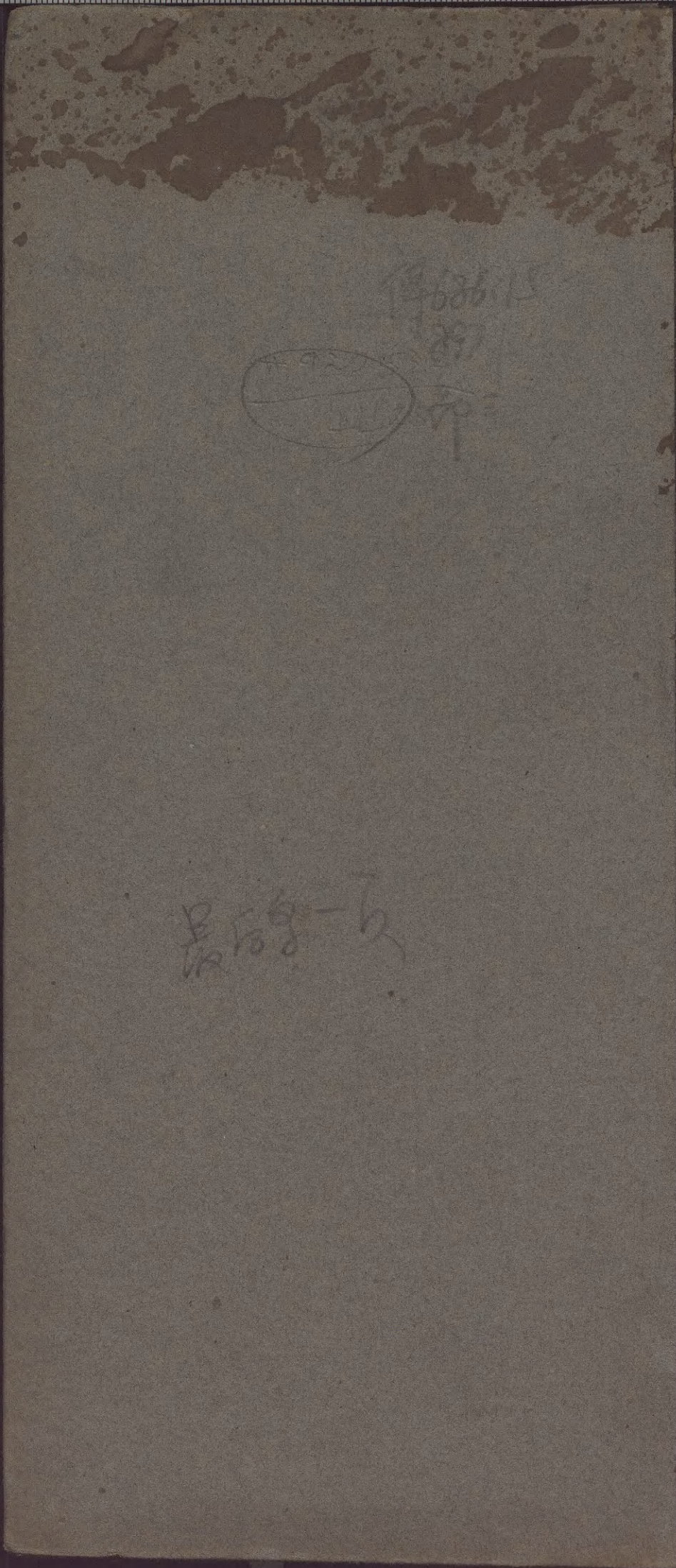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函 冊 書 號 13563

林子穎先生年譜

55098

林子穎先生年譜

#920.532

4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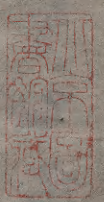
子穎林公
年譜
家說

叙

咸豐己未庚申間 先君子館城東
 王姓家始約里中諸君子為文社
 林子穎先生與為社凡月二三集集
 者十餘人皆意氣翕合談笑廣心間

年譜

敘



以雅澹獨先生據案危坐神識微然
時曾祇方六歲隅坐於鉉後十餘年
先生以名進士補直隸任邱縣歷署
廣昌肅寧鉅鹿等縣以至詢民疾苦
隱然如患痛之在身弱凌去之乃已

其大者如斥荒政濬水利諸事以謹中
所載是也又善浚獄安有疑讞為之苦
心剖析徒得其情然性仁然不輕置人
於法人如與畏其明而懷其惠先生初
以治行寵受迄於孝文忠公保升直隸

州知州浸、向用是然性較直不肯在
為悅率以事與之官爭以故積不悅
先生遂波然有去志辛卯由肅寧致
仕賜杜門謝客日以著述自娛今存者
如底書言詩文集若干卷白悼改至

齋文集若干卷著荒事宜略南集
紀事錄博神安古蹟禱部南樓偶錄
著餘書家訓漢書偶錄漢易釋例
名幣字攷注釋西學大旨若干卷論
者或謂先生致仕時年才五十使少

貶其操當大厯其設施之略使儒吏
之效大裸於世然先生之憂國以謂
在才以楚名而山直已以行急枉道
滋戾不如遠俗以得若乎中得生是地
之故必且能辦之者宜先生初不以

慢而易此也先生沒於光緒壬辰年
其哲嗣龔雲亞歷述先生生平謹而錄
之蓋注先生之沒十餘年矣曾祇以
甲辰六月炳自漳南取而讀之每念
先生之言端丰采忽之松昨日予也因

綴數言於其簡端以慰嘉至之意且俾
後之傳循良者有攷焉

光緒乙巳年十二月世忠侄吳曾祺謹序



叙

邑宰為親民之官一邑之民所託命
焉淳宣帝曰與我共此天下若其
唯良二千石乎今郡守之秩近之
邑宰遠不逮然郡守無轄縣邑

年譜

序

一

華在成而已郡守以上多大官遙
制而已而邑宰責重事煩實
與淳之千石等邑宰得其人
則一邑活國若一邑之積也國之
是宰皆得生人則一國治而

實由一邑之治之取聯舍而成淳
詔所之抑何權茂憲執之甚也
周絲 林子穎先生以名進士宰
畿輔有聲 志往福州 先生
族子益齋而兄弟至問 先生

官蹟甚詳 癸卯甲辰往返京師
道出津門公堂為道先農壇賑
荒事餘日林公活我竊歎
先生遺愛在人遠也 比肄業
政法院考究列國政體率垂

地方自治中國擬仿乎制列
當見諸定例 先生之理
刑獄則直直不平為先生
之真書院修水利 譯樹蕪以及
直利 降弊 錯政 則 教 養 道

年名備先生地方自治之效不遠
矣時事多艱益使我思循良
吏不置也今年正秋還自東洋
郵示先生誌嗣霍君所輯
先生年譜課餘稍備分

先生之吏治原本儒術歷述
官蹟多為志所饒尚先積善墮賑
急事徵之津門父老言猶信
先生惠政之在任即鉅鹿間若他
日官遊僮過其地必慕之道之若

當年果於津門親民之官

先生為身負矣親民之官時為

先生中國建治師為人語

病哉用彼教語以法傾慕

誠光緒丙午夏五翰林院庶

書生後學鴻志序於官南



讀林子穎先生率譜謹題四律于後

以誌景仰

靈菊古叢是於今屬上都安危先
吏治休養賴名儒民俗多頑梗官
家重稅租當年龔台筆曾仕此

年譜

題詞

一

邦無
林侯天下士現作宰官身久任河間
是旋移易水濱萬家祝生佛三輔
得名臣試問臨民者如公有幾人
習有河渠志能將水利興官賢荒

不害俗悍詔先懲銘誦化鄉里桑
麻鋪畝滕去思碑永在華嶽共峻
增
累世簪纓族三山科第家功名疎性
道著述老年善訪酒千秋業息膏

一縣若貽謀遺 訖在積善慶無涯

後學會稽俞廷藩



題詞

僂其術佛其心龔之治宓之霖
君不見任邛縣宰道姓林一解林
君之學今之朱陸取精太粕歸
誠樸得儒之雅裒其俗二解俗儒

年譜

題詞

一

之文弋取功名真儒之文根柢
性情上以致君下以澤民三解河
間易水古荒僻得君治之文化
闢開渠蘇桑殊汲、為民興利
將弊剔愈曰使君之力四解民感

君恩森之碑坊君感民情著之
文章歷千萬年永不忘五解傳家
所貴惟不欺錄為年譜孝子之
思而我讀之不能贊一辭六解

後學錢唐蕭澍霖謹題



光緒甲辰七月上浣

子親亦子贊

受業族姪蔚光敬繪



年譜

像贊



林子穎先生像贊

猗歟先生志潔行芳歷宰畿輔民芘其慶
防河修隄興學蠲糧緣飾儒術吏治以光
直道在人豐碑相望睢州之湯儀封之張
匪是服膺焉尋津梁其身雖瘁其神則昌
凡百君子瞻此堂堂 後學劉崧英拜題



賜同進士出身直隸州知州直隸任邱縣知縣林公諱穗年譜

男 綺恭述

乙未道先十一月二十二日申時誕於江蘇巡撫梁公章

鉅署中外大父也

府君諱穗字富年又字擲雲號子穎先世由河南入閩始

祖諱誠提刑按察使二世祖諱士英省進士河南行三世

祖諱戴洪武庚午舉人連捷進四世祖諱榮五世祖諱晶

明順天順壬午舉人感縣巡檢椿明封朝七世祖諱一中

授浙江於潛縣知縣六世祖諱朝珪明邑議大夫七世祖諱

八世祖諱繼章九世祖諱朝珪明邑議大夫七世祖諱

年譜

贈懷遠十一世祖諱泉進崇禎舉人時局日非澹於仕

苑十二世祖諱必達西邑庠生因武舉人歷改就武順治丁
傳宇備升山西孟壽營遊擊著傳十三世祖諱和子康西廣
東粟齋文集事蹟載省長洵兄歲貢生候選導公高祖諱天
誌孝義傳太高祖諱長洵兄歲貢生候選導公高祖諱天
木國學充福州府知府文林郎高祖弟六人鄭居正癸卯科進士
棄世家貧福州府知府文林郎高祖弟六人鄭居正癸卯科進士
設帳於郡署時年蘇母太恭人少通經史并女弟高祖進士
附生著籍花軒碑刻偶存詩會開年其賢延訓弟高祖進士
集縣平閩秀聯吟詩入省誌曾祖諱軒開二進士江泰
順集事蹟著有拾穗山房詩祖諱慶祐政大誥奉府君兄
文集事蹟著有拾穗山房詩祖諱慶祐政大誥奉府君兄
第六人長諱寶君補名錫午豐正科舉人咸豐己未恩科
等順昌次諱億君補名錫午豐正科舉人咸豐己未恩科
學教諭特授陝西定邊縣典史先補用知縣補行四諱邕
國學教諭特授陝西定邊縣典史先補用知縣補行四諱邕
鎮坪縣丞陝西定邊縣典史先補用知縣補行四諱邕

諱懿閩中書銜南靖縣學訓導六諱宗年殤府君序三

丙中二歲

丁酉三歲

春大姑母生

戊戌四歲

二月二十一日繼曾大母龔太宜人卒公先大父奉政夏二

姑母生

己亥五歲

合葬繼曾大母龔太宜人於鳳尾山

庚子六歲

年譜

從長伯父寶焄公讀

辛丑七歲

春四叔父邕生字子禾

壬寅八歲

隨先大父奉政公合眷住浦城縣

癸卯九歲

甲辰十歲

秋三姑母生

乙巳十一歲

從蔣拙齋先生讀

諱蘅嘉慶己卯科舉
入祀建甯鄉賢祠

丙午十二歲

先大母梁太宜人授六壬神數

夏四姑母生

丁未十三歲

是歲隨奉政公及梁太宜人到浙江金衢嚴道署中

三祖諱

恭辰任所住四個月又回浦城縣

戊申十四歲

秋五叔父懿生字子彝

己酉十五歲

長伯父伯母祝宜人來歸

庚戌十六歲

冬五姑母生

時長次兩伯父均赴省應試十二月十三夜比鄰有回祿之變延燒數百戶火將迫乃扶二老先出避復入命家人俱出火及門鄉人咤曰林宅有金甲神立瓦瓴間以手麾風火頓滅合宅復歸相慶云

辛亥咸豐十七歲

三月自浦城回閩奉政公始寓浦城與梁氏合開典舖因

冬六姑母生

壬子十八歲

二伯父入泮二伯母陳宜人來歸

癸丑十九歲

大姑母適曾公兆禎冬六叔父宗年生

甲寅二十歲

六月十二日丁先大母憂疾篤時割臂以進嗣不治停喪數日奉政公始由水口關歸

乙卯二十一歲

奉政公訓云為人子不可不知醫然醫者生死所關非精其道不可以治人因授醫理葬梁太宜人於羣鹿山

丙辰二十二歲

二伯母陳宜人卒二姑母適陳公德昭

丁巳二十三歲

春讀書文筆書院五叔父從學

長伯父入泮二伯父繼伯母陳宜人來歸

戊午二十四歲

入邑庠學使徐公諱樹銘

六叔父殤是歲髮逆突至浦邑失守梁氏之在典舖者俱也遇難奉政公聞而歎曰此吾之幸梁氏之不幸也

己未二十五歲

冬先妣王宜人歸府君同知銜諱廷政次女性至孝幼時外大父疾危嘗禱天請以身代封

臂調藥以進適雷震屋柱外大父慄然醒病遂愈人以為
孝感云及歸府君事奉政公能以女紅佐府君膏火十數年
極貧宜人剃髮布髮如也嚴聲厲色上下稱仁焉
無倦容睦妯娌接婢媪未嘗以嚴聲厲色上下稱仁焉
是歲

恩科并補行戊午正科長伯父二伯父同中式

庚申二十六歲

館曾氏五叔父從學秋男綺生

辛酉二十七歲

五叔父在新美里梁宅肄業夏四叔父入贅梁氏

壬戌同治元年二十八歲

館王氏

是歲五叔父從蔣禹堂先生讀

癸亥二十九歲

館梁氏五叔父從學冬長妹生

三姑母適陳公繁慶

甲子三十歲

館陳氏三月三十日奉政公棄養葬於羣鹿山

阿媚世治家井井有義方每夜飲兒女唯無必

不敬有倦容事伯祖中丞章鉅宦於吳無所辦尤聽

義命嘗隨侍外會祖設絳中丞章鉅宦於吳無所辦尤聽

先生諱鍾駿未達內兄嘗為行無復來是厚頗贈之

計借貲公德且卒已將其費於內是厚頗贈之

是科始知殿病且卒已將其費於內是厚頗贈之

未至福州而先生均不與試遂棄舉業習岐黃久之益

乙丑三十一歲

館族兄士彥家五叔父從學

四叔母梁孺人卒四叔父同其外舅赴陝

丙寅三十二歲

館陳氏五叔父從學

四姑母適黃公懋昭陳門二姑母卒

丁卯三十三歲

館陳氏秋領第四名鄉薦房師湯公四如主司王公維珍

精其術戚友延診雖盛暑之辰大雪之夕輒
徒步往貧者且賙之藥費里黨咸稱德焉

鄂公芳

戊辰三十四歲

春公車北上次妹生夏會試報罷回仍館陳氏立誠社會
四叔父筮任在陝二伯父館姚氏同赴四川
時家益落倉猝所需皆取資於質鋪葛棉互易歲輒兩三
度一日從質鋪出計應得外更有餘資知鋪友之誤急付
還之鋪友初不為禮詢知其故稱謝不已聞者咸笑為迂
府君曰吾所得幾何若主人以弊責之渠失所矣吾自守
義耳非向若輩市小惠也
己巳三十五歲

館陳氏夏妹生秋殤

秋二伯父卒於四川五叔父入泮五姑母適黃公炎

庚午三十六歲

館葉氏

長伯父赴浦城

時府君頗講求心學讀朱子答潘叔昌書云學者先須置
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
步處大悟語人曰心學二字頗難下手若不善會又恐流
入明心見性一路置一切於不問向嘗取伊川程子四箴
每夜反覆默誦輒覺心平氣和思慮不生稍息不誦則思

慮又起矣雖不免強制其心之病然時時默誦輒將本目
所行諸事證之箴言有無相背實覺心曠神怡究終未知
聖學入手處是否一轍每恨不得高明一進質之今觀文
公所云自信不相刺謬矣又曰改過是學者入德第一門
逕然必有一刀兩斷盡葛藤力量方為有力若駒驢覓
驢成一場閒說話則是吞改矣豈不成文過之漸乎故以
程子有過必改朱子知得如此是病即便知下如此是藥
二語參之顏子之所謂不貳過者其道亦不外是學者苟
能從事於此庶幾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亦
可進不遠復死祇悔也已

辛未三十七歲

春公車北上夏會試報罷回仍館陳氏

長伯父歸自浦邑四叔父補陝西定邊典史

壬申三十八歲

館陳氏夏三妹生

五叔父叔母高孺人來歸

癸酉三十九歲

館陳氏

五叔父登賢書

僕婦盜廳事古瓶為府君瞥見置不問遲日以他事遣之

生平待下多類是故終府君之世失恩之奴僕均無怨言
甲戌四十歲

春同五叔父公車北上府君薦而不售閱薦分考官沈公
源深篤守程朱之學府君執贄受業得受倭良峯先生為
學大指

同寓黃公名忘其五叔父同年友也一日坐談府君猝以年
歲詰之黃瞿然不能答府君曰觀君年貌不相符他人以
長報少可君不可也黃恍然曰吾有罪矣即赴部更正蓋
黃本遺腹孤童試時誤少報當時弗覺也至是府君閱其
齒錄悟而告之耳同寓以府君能直言引為畏友

夏公車報罷回

乙亥光緒元年四十一歲

在底春齋講學著底春齋文集及詩集

丙子四十二歲

春公車北上捷南宮房師朱公以增主司董公恂桑公春
榮黃公倬崇公綺殿試三甲分發直隸知縣謁沈公源深
賜以素箋書古循吏傳數則以寓勉勵并面訓以臨民居
官之道府君退而誌之弗敢忘夏赴直隸稟到旋奉憲委
回閩

五叔父選南靖學訓導六姑母適高公天景

丁丑四十三歲

春男綺受室張氏五叔父挈眷赴南靖

夏赴直銷差入清苑縣發審局

北省頻年旱赤地千里饑民流集保定以萬計當事辦賑

輒棘手府君著籌荒事宜略四卷就正於黃公子壽

州人蓮池黃公即日錄副本呈李爵相閱之甚喜見藩憲

詢府君名出所著示之即命採府君議設粥廠廠有七以

先農壇安置婦女尤不易辦委府君檄令即夕收集藩憲

於先農壇檄獨進下府君部署有法咄嗟立辦廠收饑民

各千計某人歸某廠率有名籍各廠按籍呼名擁擠踐踏

斃者不少府君於到者檢籍對之每十人即遣入既舉舉
十人為長又舉二人為總病者產者不相能者調護約束
之迄終事無少懈檄下之夕爵相輕車減從密巡視見先
農壇獨井井益器之天甫明遣弁查各廠踐斃人數并到
先農壇傳語加獎俄而司道各憲亦至僕從有所婪索府
君不可則以水攙糜以進曰是先農壇所辦也府君邀各
憲親驗譜乃已時饑民老者卧而睡少者坐而嬉各憲問
曰若等皆進食乎府君曰食矣并藥茶薑湯餅餌皆進矣
詢之果然各憲曰噫他廠尚未舉火饑煞吾民矣交贊於
爵相飭各廠悉奉為法明年春廠將撤各有餘米謀侵蝕

商之府君府君曰此朝廷所以餽饑民也粒米皆公何得
擅取咸不以為然先一夕事聞於爵相爵相令準饑民奪
取無論各廠皆懼乘夜窖埋之各數十石廠撤日饑民鳩
錢為匾以表府君之德欲豎先農壇卻之乃豎東門外某
所

戊寅四十四歲

保定粥廠是年正月二十二日始撤二十三日奉委署理
順德府鉅鹿縣旋即赴任

直屬去年荒歉入春後雨雪稀少麥種不能入土糧價昂
貴府君力請賑於上憲民情少安然青黃不接糧價未減

鄉聞榆葉首着採取一空四鄉均糧之案

饑民聚眾強借糧米者謂之均

糧層見疊出隔屬任縣邢家灣東馬臺一帶已聚眾數百
舉火傷人幾成大變府君憂之急延各大戶勸其各辦錢
米雜糧量口借賑略做圖賑之法暗寓鄉團之意使富者
出資貧者出力互相保衛各大戶均踴躍樂從時何家寨
適以均糧滋事遂乘勢陳以利害並諭周恤大義事成民
心乃定當何家聚眾之日即任縣劫擄之時各鄉集均堵
塞寨門斷絕行旅人情洶洶直有朝不保暮之勢及安堵
如故父老詣署致謝者數百人府君曰此眾紳士好義急
公不以官長之言為河漢力也余有何惠乎

府君云聽理詞訟要在酌理準情庶無畸輕畸重之病有理雖微短而情甚長者未可據理為斷蓋情長即理足也生平斷獄多本此義寡婦李劉氏控夫弟黑子圖產黑子祖法端爭之初法端姪孟房紹凌紹雲與叔房太和為從兄弟太和帶產繼張氏叔房之嗣以紹雲繼紹雲又無出以黑子繼孟房紹凌亦無子撫義子喜華生二子劉氏即喜華婦也是歲春太和子三黑以張姓自有產將其父帶去地二畝半賙劉氏法端抗之曰叔房業應歸叔房後他人烏得有蓋法端所執者理而劉所言者情也因諭法端云爾呈首登載糧名戶下有地八十餘畝設三黑不將原

業退回已愿將黑子出繼叔房豈有任其窮餓劉氏一寡二孤若無三黑賙爾亦當給以薄產方合睦族之誼况三黑契券交存劉氏其為矜恤孤寡自實此地應歸劉氏不得爭執

文童薛某與姊丈孟某爭田地孟稱岳父無子以姪為嗣在時曾借錢三十千將田地三畝餘契券交與作抵薛云伯富姊貧借錢屬虛此契係姊竊去乞訊其姊府君曰爾伯只一女爾為爾伯嗣子即是胞姊何忍因小事令上公堂且爾既為人子而猶稱父為伯名分毫無讀書何用既稱爾伯家富所遺產業當復不少爾姊只得三畝餘地即

無錢債鞫鞫亦屬情理之常不應與訟乃斷歸孟某並諭薛不許結讐以絕親情此與李劉氏案均不事深求惟以情為斷觀者大服

鉅邑向無捕班均係三班代捕各管各路為路頭一遇劫案茫無頭緒是歲荒歉四鄉告劫者六七起邢李莊李家被劫隨由該路頭獲到韓某等九名訊之第云強竊屬實然供詞閃爍知係全虛復嚴鞫之則云渠係辦案問何謂辦案答曰此處遇有劫案無論何處小賊一概拘到謂之辦案以案不能了必得一人承認也府君聞之深為駭異喝云此何等事亦自誣認新例明火執仗之案無分首從

但經上盜得財者皆斬爾知之乎渠方號哭呼冤因將該路頭分別責革計拘到小賊不下四五十人訊明無非拖累然非細心推究則指鹿為馬含冤者多矣查班中馬王二役頗有身家辦事亦勤慎因以二人為總訪拏縣屬所控被劫各案不數日果獲真盜
監生尹某控其子到圍城會上趕集被擄次日又呈稱有馬某者說尹子現在蘇家營村中隨籤差拘馬某及尹子明日午堂候訊屆時聞人證已齊而向晚猶未到案知其有異因提役重責立著帶入尹子云在圍城會上突有一婦索錢未允即率人擄去婦人聞乃馬尹氏即拘馬尹氏

據云有女某十四歲時尹子挑之經人排解息訟次年女
出嫁尹子誘往其家住月餘前日遇尹子欲扭其到官不
料伊父反先呈控也初訊情節頗多至此始水落石出顯
係指姦索詐然姦宿即實事在赦前例不追究乃分別懲
責完案時堂下觀者數百人蓋尹監生係著名富翁眾目
眈眈均思染指外聞謠言非罰尹千金不可並有尹亦自
願罰之說不能不斬盡葛藤即為判結也書差私議均稱
可惜而四方不軌訟棍已聞風而至縣前市飯者價為之
增因出嚴拏唆訟並招搖撞騙告示

喬某控楊某誣竊被毆請驗時喬同居景某適覽喬父陰
告某意欲藉以陷楊也府君微聞之堂訊喬楊口供畢粹
問喬同居何人因何身死即令套車帶同刑忤兩造到喬
家提景妻鞠之驗其屍確係病死惟兩胯骨際紫色約寬
一指長七八分左右相同并無血暈親手按過皮下即骨
皮肉并不堅硬向來相驗屍身即臭穢不可嚮邇亦必親
肯親自下手既經官府或云此係作事近來刑書尚不
此定例也余非好名惟求此心之安而已蓋非親手按過
從分別矣係久病在牀磨擦所致景妻詞窮具結領埋
喬楊爭毆一節另案候訊後遇該處紳士云喬父已與景
妻約將景某拉勸被楊毆傷致斃為詞興成大獄已覓訟
師不料呈未繕而官已輕車減從到鄉結案也

俗好訟生童尤甚因立朱問墨供之法遇有生童到案者
卽詰以既係生員文章必解對策將朱筆書問語令其墨
筆供對自後特符刁訟之風少息
府君性溫厚每聽訟必寓矜恤之意東馮寨紳士王某等
送到竊賊二名一年僅十四一年僅十三與某紳士係鄉
鄰戚屬數常往來者而所竊又只家用常物以其所犯甚
輕不忍苛責且思當此青黃不接之時無所事事亦萬難
期其改變忽憶陸稼書先生辦理竊賊之法可以做行因
將該犯各笞十板分鎖大堂柱上日給口糧並各發棉花
一斤令紡成綿線蓋予以輕責者俾有所警其心令其紡

綿者俾知可自食其力也某紳以所辦過輕輒以縣主仁
慈控於府然以仁慈二字為控詞亦屬奇聞

武某以分產不均疊控其弟屢斷屢翻殊難理遣府君以
為骨肉挾嫌非激動其天性不能了結用長鍊一根各鎖
一手諭云俟爾兄弟悔過始分釋退而告人曰此案不出
三日自了二人始則覷覷相對終則涕泣相謝第四日自
願息訟矣

八月著南樂紀事錄自有序府君署鉅鹿一年斷獄數十
起著錄以紀其事綺謹節錄
以上數條後知各邑公案甚多未
及著錄綺第就所憶及者登之
鉅鹿入冬必辦保甲戶斂錢二百循例開銷外官所得不

下千餘金以百餘金送順德府則張弛概不過問歷任相沿例也府君曰保甲以衛民如此則擾民擾民以為利忍乎乃捐俸為之順德府之規例亦除大遭吹求府君不之顧聞後任又復舊例

己卯四十五歲

五叔父卒

委辦祁州安平博野河工旋入保定府蓮花池志書局修直省通志著博祁安古蹟雜記

志書局總纂黃公彭年府君前以籌荒事宜略見知至是益相得修纂之暇詩酒盤桓無虛日嘗以蕉葉一方書絕

句二首代東云和靖耽梅月下栽梅花未放菊花開懸知紙帳扶清夢先約東籬處士來花如解語山如笑留待高人來品題芳宴明朝似桃李莫將金谷酒籌稽蓋不以風塵俗吏相待也而黃公之風致亦可想見一日有日本僧自稱由五臺山來頗能詩黃公喜之府君察其有異密請黃公陳上憲護送出境未幾各縣奉密札盤詰奸細黃公甚服府君之機鑿嘗與丁公心泉陳公次六談及自命為清官者未必皆好官丁公深以為然因自頌前任高邑曾作對榜大堂云堂上一條冰未必民間公父母庭前三尺法迴思我亦有兒

孫府君歎服以為真閱歷之言自病前日鉅鹿楹聯語覺
淺露不及丁公遠甚蓋府君前任鉅鹿亦有爾宜為此地
良民二賈士農各安本業我願學當年循吏龔黃召杜莫
負初心之句云

王公贊元為府君丁卯丙子鄉會同年且讀同窗官同邑
府君署鉅鹿後情誼之篤逾於骨肉至是奉檄辦賑於雄
王公亦署鉅鹿邑見府君詢以賑務府君曰古人救荒定亂之法惟有三
言曰莊各養莊莊各護莊莊各戢莊而已莊各養莊者各
以本莊之大戶給賑本莊之窮民窮民不得食責在本莊
之大戶聽貧民公呈告縣以憑督催莊各護莊者各以本

莊之窮民守護本莊之大戶大戶或被搶失責在本莊之
窮民聽大戶公呈到縣以憑懲究莊各戢莊者各以本莊
之鄉約保甲禁戢本莊之窮民窮民有出各莊鬪搶責在
本莊之鄉約保甲聽大戶公呈到縣以憑罰治令下之後
限各莊鄉約總甲於三日內報成至於通糴之策責在縣
官自當竭力設法應期接濟其倉穀之現貼及糴米之繼
至俱應先期出示以安民心此其大略也若夫撫卹不可
不勤絲毫之利勿輕假於胥役頒賑不可不信出入之數
必張榜以告民則運用之妙又在一心矣
庚辰四十六歲

長伯父授順昌學教諭男綺奉命扶眷到直從兄鼎晉伯二

駁長同來就訓秋綺長女生冬長伯父卒

在志書局著南樓偶錄秋補河閒府任邱縣

高公志其廣西人以卽用縣候補於直至是卒身後蕭然

府君罄頻年所得清俸以贖之不足復謀於諸同寅其樞

并妻子始得回籍

辛巳四十七歲

二月接任邱縣篆

長妹丈陳炳章入贅

在黃溥孝姑丈來署夏綺次女生

東陵馬差并支應道差

時上憲議開白石碑新河任邑民情頗不安貼府君乃稟
陳開河之弊略云西淀在九河下杪來源甚廣以淀身之
大千里隄之固又下有趙王河去路時猶決口淹及民田
今欲於白石碑開挖減河使水由苟各莊入趙王河仍止
一河去路亦係無濟於事況下游鷹嘴壩兩岸窄狹何能
使水速下耶此甚無益於安新者也安州在任邱西北新
任邑地處窪下西北面尤低每遇高陽駱駝灣緒口等處
河淀隄開卽成澤國幸有萬各莊一線去路積聚之水得
以潛入五官淀尚有涸出之日白石碑一開新河必須堅

築兩隄再有決口水無歸處况舊隄尚屢沖決新隄能保不潰耶是必貽禍於任邱者也即使新隄堅固無虞而苟各莊以下兩河合并其勢較猛則苟各莊以下之千里隄亦在所可虞時幕僚咸謂未奉憲諭遽上書撓阻殊非時而後言之道府君曰若俟成議愈難以口舌爭矣吾為任民圖安全他非所計也書上議遂罷

任邑書院前以費絀廢府君下車慨然曰任鉅邑也而乏培育人才之地甯非有司責乎適紳士宗公端甫請以別業為每月課士之所府君義之遂捐俸以成其事額曰古莫初觀察額公設鄭州義塾府君病其囿於一隅受惠未

徧因於城內并東鄉呂公堡增設二所而文風少振矣冬試士得王椿霖為案首李某次之邊某又次之及府院兩試三人名次皆與縣試符

定期率同教佐營員在城隍廟或集場軍民湊集處宣講聖諭廣訓士民扶老攜幼環集聽講至有感激涕零者府君每於士民環集之時訪問民間疾苦而民情無不宣達矣

壬午四十八歲

從兄鼎晉受室

署在長妹卒

署在曾門大姑母卒

在籍

夏蝗為災府君歎曰昔劉昆守郡虎北渡河是殆余失德致之歟因深自刻責又飭邑人出力嚴捕且捐二百金以

為獎勸境內設局捕得者到局不旬日境內悉盡
秋辦賑

初巨盜曹振江等聚眾百數十人四出搶掠倏聚倏散官軍莫如之何適復強劫奉天省赤峯縣質鋪該縣官奉檄嚴捕毫無影響府君以賊竄遯無常鄰封數被擾亦深戒嚴於形跡可疑者輒盤詰之果於七月十四十七等日連獲首盜五人

冬李爵相保升直隸州知州

任城始築於漢平帝元始二年中郎將任邳遂因以名墓在城西北隅高三丈大幾一畝歷年既久半就圯毀府君

捐俸修之幕中諸君亦慨然樂助乃得并修城外無祀古墓數十是役從兄鼎晉贊成之力最多而監督之力亦最奮

獻縣令王公受吏役欺誤以某村兄弟三人為盜旋以無贓證且病重遣之不數日悉斃足指盡折膝上有血痕蓋某夜睡中被獲不及穿衣履顛蹶於沙坡雪窖中數十里也至是闔里稱冤訟於府因檄鄰縣官往驗官以民情洶洶慮有中變盛從往而村民方視官如仇嫉差如寇益觸其所忌乃不得驗而返復委員往亦如是以府君素得民遂檄委焉府君諭某刻到所乃先時領一僕輕車粹至時

胥役尚未集因責以怠玩各重杖數百觀者稱快憤懣之
氣已冰釋過半矣然喧擠如故狡者輒敢與官辨難府君
曰誤矣為死訟冤則為義民官猶體諒恃眾抗上則為亂
民官必勤捕爾等圖亂耶訟冤耶皆曰訟冤府君曰訟冤
則候示眾紛然散於是據實詳覆案乃定民呼為林青天
癸未四十九歲

秋二繼伯母陳宜人卒從兄鼎晉回閩奔喪從兄芝長伯父

男受室從兄萊長伯父就幕四川

恭請先曾大父軒公暨先大父慶祐公五品

封典

上年被水成災各村莊窪地積水及春多已消落春麥秋
禾可以佈種因請將春撫災村銀兩作津貼災村修隄經
費幕僚咸不以為然以為當仍依成例給發不必變更府
君曰為政貴乎變通現春麥佈種雨暘時若可望有年而
千里隄之成敗係闔邑之安危上年伏秋汛內淀中水勢
浩大隄身皆被冲刷單薄若不預籌修築一至衝決何所
措手方今帑款支絀萬難於春撫外更請籌撥勢不得不
責成於民間而業隄四十八村又皆去年被災之地元氣
未復大役又興是撫賑未見為恩而驅迫適見為擾也若
凡事可以奉行了之則僕亦樂為其安矣

年譜

三

甲申五十歲

黃門四姑母卒繼姑丈黃溥孝及長妹丈攜長妹柩回籍

從兄鼎晉同從弟兆豐三男伯父從兄芹長男伯父來署就訓

四叔父升陝西江口主簿

獻縣朱家口之新河於光緒七年開成下游諸縣頗受其

益而上游欲於新河建壩處分洩水道彼此爭執事至

上聞時徐公樹銘奉

命查勘徐公者府君入庠受知師初嘗賜素箋書古名臣事

并跋子穎吾弟有志問學業全發之政事不負所學可知

書以為幸云至是謁見諮以一切事宜命直陳所見乃上

書痛陳毀壩改河利害頗為嘉許略云滹河向歸子牙河

入海自同治年間始竄入古羊廢河漫溢河開肅肅直至

任邑之五官淀流入文安窪而雄雄縣大城霸州保定均

受其害光緒七年始於獻邑西南朱家口向東北順至臧

家橋開新河一道西高東下由是滹水始歸故道仍入子

牙而九州縣十三年積潦之患一旦盡除即新河南岸獻

邑所屬之四十餘村水患已減其半三年以來該處春麥

均獲豐收其明證也惟是獻邑四十餘村之民見九州縣

滹患悉除獨彼之四十餘村未能盡去於是始有不平之

語議者謂新河之開實貽之患不知滹水不受約束自古

為然自朱家口西南以上未開新河之處輒已東流漫溢
加以武強三潰地勢極窪夏秋之閒滙水漲發西接滹沱
東連甯晉泊二處之漫水一片汪洋均由天平溝過元昌
樓直注獻邑之四十餘村此四十餘村之水患所以未能
盡去非新河不能宣洩倒灌為害也然四十餘村之水尚
賴新河南岸缺口涵洞為之疏洩故四十餘村之受害亦
不至如未開新河以前之深也今之議者乃於新河頭建
壩之處分洩滹水由八里橋折而東北行自官莊窪念祖
橋仍歸子牙以為可免獻邑四十餘村之水患殊未思四
十餘村之水患係三潰挾滹沱漫溢之水直灌而下之故

與新河絕不相涉無論今欲議開之河工費不易開成之
後能否順軌尚無把握即使果如所云於四十餘村之水
患仍屬無濟也而議者又謂如逢水大異常之年新河不
無倒灌之慮開此一河庶可分洩新河之勢於四十餘村
不無少補不知新河現在已極疏通即謂水大之年不能
即時宣洩然亦下游子牙河漲滿之故不於子牙河籌洩
水之法而徒欲分減新河之水是新河之水仍歸子牙於
事仍屬無濟也況夫議開之河兩隄合計約二百四十餘
里隄段綿長防守不易新築隄埝動輒潰決是此河之開
獻邑四十餘村未能見其利而下游九州縣之害旋至此

開河之議實未敢以為可行也

夏左文襄公查河至境府君舟次晉謁論及志趣對曰天下大勢外患緩於內憂籌邊當先治內大概謂吏治宜肅鄉團宜練積穀宜籌縷析條分悉與古合甚為許可并云天下能任大事之人皆趨時者所謂迂腐爾能守定此言將來定為名臣毋謂一縣不屑為也

鄭州窪地處卑下每值霖雨河水漲發輒患積潦是秋水勢浩大周奎埏冲決成口文安令殷公

名謙號吉皆府君丁卯同年稟

上憲請築周奎埏以減水患李爵相札飭清河道核議道憲集任雄文三縣官紳議其事雄令託故不行府君詰殷

公曰君請築周奎埏為爾民計則得獨不思文安窪為眾水匯歸之所周奎埏一築鄭州窪水無去路勢必旋築旋拔不至於聚眾械鬪不止聲色俱厲互相齟齬道憲為之排解事遂寢

時河防頗急乃致信與裴季倫州判詳論緩急情形略云昨日此處淀水已消落七寸有餘本日又長二寸想係安州大窪業已灌滿之故西大塢梁溝劉莊一帶隄段凡西南頂風之處均被浪刷或一二百丈或數十丈昨已催督民夫搶護其最險者則以梁溝舊口門所在業已汕倒隄頂或已坍下一二尺弟於二十日冒風帶雨督率民夫往

護幸保無虞未諗西大塢以下情形何若也近聞憲臺擬於日內趕築滑岡口門第本不應越俎代籌一切惟是事有緩急既有所見而不直陳是不忠於所事也從前該處業已停流而口門水深之處不過一尺淀水雖已漲發而其勢尚無防礙是以於本月初五日面稟憲臺乘此水勢不大趕緊堵塞誠慮後水一至愈刷愈深工費愈大而該處民人以為水過可以挂淤其議遂止現在彼處口門已沖刷至八十餘丈水深者八尺有餘已將沙底沖起是該民人欲其挂淤者現則挂沙矣再又聞憲臺擬將任雄所存椿料一切運往彼處第何敢稍參末議惟是近日淀水

漲滿已極如有險工將何搶護即現如二十日梁溝之舊口門處業已挪用舊椿十餘根矣況任邑所存之椿除糟朽外其可用亦不過三百餘根雄邑不知多寡未敢預料然以大概情形度之總須採買新椿方敷用度而口門既已動工椿料總須足備不能半途而止待椿料到再行起工且水之長落無常萬一豬龍河再有大漲高於新堵口門一切沖刷豈不可慮六年駱駝灣堵築三次是即前車之鑒也第非不知滑岡之水盡歸任邱早築一日則任邱少受一日之累然以大勢而論不得不就所急者籌之任邑所轄之隄係七十二里然合曲折計之不下八十餘里

宋某翁於工程事務未能了了錢松翁勤慎可靠然任邑情形尚未十分熟悉高繼翁又復抱病弟於防險事亦僅略知大概至於應如何搶護之法尚無十分把握所恃姚希翁一人之調度也倘希翁再往他處萬有不虞則挖肉補瘡未足方其失計矣鄙意以為現須先行採買椿料俟其齊備再行擇期動工彼時淀水當亦消落滑岡之水當已停流希翁亦可放手至淀水再消落一二尺此處椿料亦可挪用矣信發後滑岡口門即行停工

初陳公寶琛督學江西路出任邱晤及府君別後以長卷書詩見贈云故人官亦緊兩載莅任邱滿腹河渠志誠心

芻牧求訟庭無久繫學舍近新修西蜀文翁化南陽杜母

謳是邦憂旱澇比歲慶車籌政美天陰相侯賢邑願留我

隨甘雨至

近城里許大雨驟至

為話淀湖遊

君言近與子壽文同泛蓮花淀

燕市懷

朋酒魚陂羨釣舟早知請治譜矧此駐征輜一命真能濟

斯民或小休相期甯百里小別已三秋草草萍蹤聚何時

更唱酬是歲法人構覺陳公為南洋大臣擬作書報之併

上條陳陳公旋丁內艱書不果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酉時先妣王宜人棄養

乙酉五十一歲

命男綺奉王宜人柩及眷回閩從兄芹卒

在籍

春辦賑及河工

鄭州窪以南上下游各村水道以周奎埝為界河水漲發上游甲村必掘埝以洩水下游乙村抗之往往因之啓釁乙村素弱以甲村眾且強自料不敵向丙村求助丙村率眾赴援約焚甲村屋以洩憤乙村不能阻乃約八人向晚到署稟報并請派兵彈壓府君即檄眾往然該村距邑七十里至巳天明而初更巳火矣因拘八人援自首律定罪府憲胡公酷而執必欲置諸法府君聞之曰執法尤必原情若殺人以媚人吾不忍也通詳各上憲陳其可原之故卒為平反

王明府名其因公過縣談次以府憲某公精刑律且述近某屬縣有囚罪可不死某令欲從輕出之而府憲以所擬未當乃歷引舊案與囚罪略同論死者八起以定其獄其淹博敏捷如是府君曰府尊刑曹出身例固熟然罪疑惟輕苟有一綫生機皆當予以不死而必鍛鍊以斃之無乃刻乎府憲聞益嫉之

建利濟橋

秋請病假稟云卑職前年在隄工防汛得沾嘔吐眩暈之疾不時輒發入春以來眩暈尤甚偶見風寒稍習勞苦輒行暈倒兩耳雷鳴人事不省逾刻方蘇交夏令更加怔忡

之證徹夜不寐食入卽嘔精神頹敗較甚於前任邑素少
良醫藥餌半皆偽品前者來直合家共計九口在任四年
已喪其二更屬寒心早夜籌思惟有以身就醫藥庶獲痊
可不已叩懇憲恩賞假六個月赴省調治倘得體氣復原
再行赴轅銷假萬不敢自耽安逸再任邑上忙糧租緊要
征收尚欠成數案件堆積未能清理轉瞬伏秋二汛漲發
西淀一區尤關係下游數州縣大局然以病軀戀棧設有
貽誤罪將莫贖計惟有叩懇恩賜於全俾得早日卸篆早
日就醫庶幾萬有一生合家不勝感激之至
八月卸篆在保定府養病數年鞅掌至是少安嘗與李公

兆琛書略云年來得不寐疾精神頹敝百疾交作自在保
定每夜在枕上默溫詩經三篇未三鼓卽入黑甜鄉或中
夜醒復默誦如前未幾又熟睡矣現至三誦已一字不遺
古人云讀書可以養心較之藥餌為得力也宦海茫茫未
諗何時可以登岸卽此停擢中流亦少異於在波濤中顛
簸矣遂囂然有解組之想

冬著善餘堂家訓并讀書偶錄

丙戌五十二歲

男綺來直奉侍

著泉幣字攷學七絃琴數月成聲七月假滿回任邱縣

趙北口之船頭擾累來往客商蓋百餘年來弊政光緒六年經李爵相札飭嚴禁至是復請託同寅關說冀改名船改鋪頭鋪頭為興復府君峻拒不許

冬闔邑雜貨商人立德政碑於署前

闔邑士人公贈匾額題云桂林一枝初劉公崑圃曾蒞茲邑邑人悅其德化額云崑山片玉至是合成一對咸以為佳話府君卻之不得乃懸其匾於古莫書院

明年丁亥恭逢

皇上親政之年府君見李爵相請將任邑歷年被災各莊村積欠錢糧一概奏免以示體恤李爵相許之數年民困至是

一蘇

丁亥五十三歲

調署易州廣昌縣正月赴省謁李爵相諭云廣昌吏治懈弛已極須爾力加整頓即赴勿延時府君得偏風疾二月力疾赴任視事十日奉

旨赴易州恭辦

西陵半壁店道差及馬差公事

典史吳某河南洛陽縣人在署病故身後空如兩女一子嗷嗷待哺府君憫而恤之其子始得扶柩攜眷回籍

都閩王方敏先生名達以內廷侍衛出守是邑訓練之暇

不廢誦讀彬彬有古名將風府君拜謁之初先生即以易義相詢此後每逢飲射讀法偶一會面輒殷殷就正心甚感焉因於公暇編輯讀易釋例四卷凡三易稿乃成設織布局招閒民入局肄習且令課授婦女於是機聲軋軋比屋皆然而風俗一變矣

孫某妻張氏略有姿色與孫頗相愛一日孫暴卒然家中無人所來往者鄰鄉任某而已鄉里遂有私議久之傳益徧鄰村某以詰任任忿與爭某素懦弱而自殺其子來控且告孫弟使并訟焉孫弟與孫隔數十里每半年纔一訪至是始知懇請檢驗然事屬憑空豈容冒昧不得已先鞠

張氏張哭曰任某陷妾悔無及矣願以死謝故夫乃知孫死於任固實遂剖驗焉時葬已六閱月而傷痕血跡宛然然任某則滿口呼冤堅不肯承訊者已窮於術矣府君慨然曰孫死冤幾不白必益任某之罪以發之此天道也若為吏不能執法何以慰死者之靈乃為文禱城隍隨於幽僻空院設一榻紮草人長大與屍等著以衣卧諸榻上旁置燈一盞香一根俟夜靜令該犯對之跪以一役守之防其睡不與接談復令一役於窗外時擲沙土或作吁歎聲蓋使陰氣迫人凜凜可畏彼問心不過劣跡或流露於形色耳跪至五更果自承命錄之分別以定其罪蓋任某常

賣餅至孫家與婦狎遂私焉一夜孫已睡熟門未閉北地婦女
均上廁所夜開婦方於燈下課女紅任至婦瞥見以手指
臨睡時門始閉炕示以孫在勿入任誤會出覓長櫬至炕一築而斃婦驚
曰爾害我任曰汝指炕上甯非使我殺之耶婦大慟顧念
自首必不能生不首或可倖免遂乘夜瘞之不料任某罪
已貫盈又因忿斃某為某子所訐也案既定皆服府君審
問得法府君笑曰昔藍鹿洲先生嘗用此法訊盜余偶試
之不謂其倖中也
戊子五十四歲
五月又回任邱

命男綺回閩接眷到直并命學吏在京嗣因奉養乏人未
行供職從弟兆豐受室在署
生員李其伯兄某府君丁卯同年河南候補知縣在籍
仲兄某山東某縣知縣生藉兄力武斷鄉曲重利盤剝每
除夕繫債戶於庭纍纍數十人仲聞馳書戒之不悛張某
負債未償生遇其父於途索之急批其頰父歸責某某與
弟約辱生以洩父憤除夕造生門邀其赴某舖戶免款以
償至某處縛之柱鞭且詈既而曰吾辱生甚必不甘心於
我不如殺之以救此一方民用竹煙袋由左耳穿右耳而
斃自首於官兄弟爭就獄有古烈士風焉時府君在廣昌

至是回任援臨時起意律只一抵伯重賂府憲援謀殺律
議以其父及弟皆置諸法臬憲陶公子方諱微聞府受賂
問府君曰胡府得賂幾何府君曰賂不可知平日執法固
酷耳臬憲卒用府君議一抵一流

孀婦何氏年五十餘歲無子撫九歲外孫女而居素畜一
犬甚警一日日高門尚閉其戚來叩之不應越牆入則婦
已死手足綑縛口中綿塞而女猶酣睡知夜間遇賊來署
稟報府君親詣驗之女見泣曰媽被賊殺死錢數千衣數
件均被攜去矣因問賊入知否曰知不能辨耳問何不喊
曰怖甚急擁被睡矣問賊來時聞犬吠否曰未聞旋復細

詰鄉鄰迄無端緒因思狗見不吠必素有往來之人遂查
里中素不自愛常出入婦家者十餘人悉捕之然捕風捉
影毫無實證若遽用刑求是一冤未明而十餘人已無完
膚矣不得已仍用在廣邑訊任某法將十餘人次第跪訊
至孟某遂自承蓋孟某婦之鄰人常挑水至婦家利婦錢
與衣往竊取焉不料婦醒欲喊因斃之素得無賴名捕緝
時猝未及避故被獲案既定婦戚以罪人不確乃以左道
惑眾控於府實欲稍緩時日藉端恐嚇鄰近富戶以恣其
欲也府憲卽精刑律某公雖不相能以法本前人又不刑
自服不便駁斥批以神道設教往往靈驗云

北地夏少雨又水利不修疇千里故不宜稻而宜麥山
薯耐旱且避蝗與土性亦宜任邱種未徧者府君出諭勸
之採買薯種示以種植曬切收貯各法民間遂多此一項
雜糧

任邑多曠土而樹藝之政不講府君既勸其種薯矣并勸
種植果木蓋為閭閻佐食用卽以備荒歉諭云向者親歷
四鄉見夫樹木繁密之區率多富足牆垣亦多完好靡獨
藏風聚氣亦收美利於無窮其有牆坍屋倒之區率皆一
片空曠毫無樹木至於道旁舍側閒曠之地種植尤鮮棄
有用之地而不講求誠可惜也自明歲起驚蟄之後清明

以前該鄉地協同紳衿耆老督率居民自行栽植無論庭
中牆下務必到處徧栽或梨棗或榆柳分為三等大戶種
三十株中戶種二十株小戶種十株或五株其有能多種
者聽之至成活之後各歸各人出息不作公物爾居民勿
畏難觀望視為具文焉附刊種樹十一利說一畝之地種
穀歲得不過二石如樹木所入之利較之樹穀數倍其利
一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柿榛棗栗不易凋落年豐以之販
易歲荒可以充饑其利二貧人無薪至於拾馬糞掘草根
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不憂樵蘇無具其利三造屋無
木土壘覆草久雨屋頽率多露處種樹則架屋有資可以

經久其利四樹少則生無以為器具死無以為棺槨多種
之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直省多沙土瀕河之區最易
潰壞若栽柳成列樹根糾結護隄牢固其利六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王政首務誠使比戶皆桑大講蠶務民可使富
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剋不生今樹木稀少木不剋土土性
輕颺故人物羸猛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必秀飭其
利八土無所蔭其氣易洩種樹則枝葉茂密日不燥土即
逢亢旱土亦滋潤井脈泉源可無憂竭其利九童山濯濯
草亦難生大雨時行沙石并下其流渾濁溪澗壅遏乃議
疏濬虛費人力種樹則土膏不走清水刷沙沙隨水去其

流日深即值淫潦水不上溢其利十平原曠邈澤氣難升
甘霖不沛職是之故種樹則田野青葱山澤通氣醞釀氣
氤時雨迭至其利十一
修千里隄

高陽駱駝灣決口水趨鄭州窪勢甚急府君夤夜率紳民
前往堵築水未至市安屬高陽轄與而口門已堵閉鄭州
窪得以無患高陽令李公名應培號蔭來稍後府君斥之
事後李嘗對人云服官二十餘年未受上憲申飭此次為
林某所斥實出意外
府君公退之暇手不釋卷至是讀正誼堂全集致書廣昌

王都閩逢泰略云飛狐聚首朝夕講論獲益良多此景此情依依在目別後不復得聞忠告善導之言頓覺鄙吝復生此穗所為念念不置也本春得正誼堂全集三百餘本現已閱竟頗有心得之處此書係儀封張清恪公所輯左湘鄉閣督在閩重刊宋元以來理學名儒各家文集皆備不閱此書幾虛度一生覺前此五十年皆在醉夢中討生活也既有所得不敢不為芻蕘之獻穗自去夏復將讀易釋例重加編輯至今秋始脫稿較之舊本略有增減正誼堂集中有言易者略皆採出每卦之後附解一篇茲謄草本寄呈伏乞大筆刪削俾無貽譏後人

讀易釋例既寄王都閩刪削復就正於房師沈公源深稟云去秋綺節過境階前趨謁面承訓誨示以入聖之門以主敬為先此誠周程張朱一脈真傳千古不易之要道也穗自承命之後默參以先儒諸書均無不絲絲入扣方悟主一無適者即存心之第一訣數月以來於入手法門略有把握所以程子四箴首曰操之有要操者即孔子所謂操則存也使非敬以主之空洞一心果何以操故程子於非禮勿動一箴又推本於心曰誠之於思復申之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此即先儒所謂常惺惺之法也常惺惺者即主敬之謂所謂心要常使在腔子裏面者此也推而上

之周子所謂主靜曾子子思子所謂慎獨者源流無不一貫也穗蒙昧性成學無源本得夫子一語提撕示以指南方知吾儒之學所以異於二氏者當於舉念之微先為辨別心之公私所以主敬二字為最要地去歲編輯讀易釋例一書命兒輩抄謄於冬初脫稿本擬夫子回節之日面求指訓嗣探得由河間改道肅甯咫尺之間不獲拜趨承命緣慳何如茲特專人入都將書送呈伏祈慈誨

己丑五十五歲

從兄鼎晉援例得典史需次在直從弟瑞豐次別父來署就訓

封典

恭請先大父慶祐公暨長伯父寶焄公先妣王宜人五品
淀河一帶居民多以捕魚為業而捕獲之易得利之鉅則莫如放魚鷹然富者據以為龍斷貧民苦之蓋民間鉅患也至是嚴禁之

春因公赴天津返語綺曰在津與同年陳公伯雙諱懋侯林硯友四丙子川學政談及當官臨民之際苟躁妄之氣未除則出言未有不肆且悖者因是知慎言之難故程子於非禮勿言箴尤不憚反覆詳言以開示學者伯雙曰誠哉是言已肆物忤出悖來違二語尤當細味當臨民時言語不免於

肆且悖其時人雖不敢顯然忤之違之而其可忤可違之
理自在以此觀之伯雙學問尤深一層非嘗從事於治心
之學者不能為此語也爾錄之奉為養心之法并以誌余
聞善不忘之意云

李爵相授蠶桑事略一百本并謂府君曰我刻此書非平
日於民生農桑本計素肯用心者我不之與也

時上憲催辦積穀甚緊而在地富戶已捐過兩次必無再
捐之力然荒政實不宜不講又憲諭如火無可延宕蓋幾
束手無術矣乃創為徧捐之法令十二鎮紳耆各立捐簿
逐村勸諭至捐款多寡各聽其便而已蓋不律以成數不

為苛不專責於富戶不為擾也

四品京堂某顯宦也居京都光緒七年誣任民李某盜賣
田地一案已經勘驗詳結矣至是復翻控陷害平民挾制
官長蓋縉紳而無賴者也府君曰所貴為民上者在能為
民伸冤枉耳若陷民以取悅巨室吾不忍為乃直陳於爵
相爵相嘉府君不附權貴命驅出境邑人快之是舉府君
亦知非明哲之為然欲為百姓除害雖叢怨冒罪亦所不
照顧云於府君自是果不安

秋赴河工辦賑務

千里隄連跨十餘縣沿隄皆種樹木以之護隄即以護沿

隄廬舍乃鄉民乘閒偷鋸為害甚大屢禁屢犯莫如之何至是設罰鍰之法以所罰之款為補種費并酌擬應罰章程上憲深以為然通飭沿隄各州縣一律照辦而偷樹之風少息

庚寅五十六歲

從弟芑

嗣叔父

受室二妹丈王孝同入贅

在署

春修河工并恭辦

東陵支應道差

二月闔邑紳民立德政碑於鄭州

文附錄

廉吏可為而不可為此有激之言非持平之論也天生民

使司牧之六計廉為本亦大法小廉源清流自潔也然徒不名一錢膏澤未能下於民或廉而未能仁也若我邑侯林公則有脚陽春重葢茲土邑猶家而民則子廉仁之政有足多者豈徒不飲民間一杯水哉任邑詩禮之邦人文蔚起今則流風漸沫矣我公睹之重有感焉特為延端士講

聖諭先以正人心厚風俗也更為捐廉俸籌款項創立古莫書院聚生徒資膏火日有課而月有程也人文之盛不更自我公始哉西淀為九十九淀之總匯長隄孔道時遭衝決我公軫念災黎為之請賑卸蠲賦稅既不一而足於隄道

橋梁之有關於民者更莫不請款興修官工官辦不第不
藉資民力也卽以工代撫之名亦辭而不居其於淀河盛
漲之際更為稟請鄰封按界分防於本境伏汛必親赴防
所晝夜巡護於炎風苦雨之中此更我公之綱繆未雨上
以佐道憲之巡防而不辭況瘁者也而尤扶持士類其有
偶被外境株連呈誤更必代為分晰或至轉為稟覆為之
惜顏面護身家非偏私也亦察其事或有因行猶可取未
忍以本境之士輕於一擲也至詞訟之端每未忍遽以刑
求或待其自悟轉息鼠牙雀角之爭或示以相和漸釋弓
影蛇杯之惑况奉身也儉御下也嚴除莠也公安良也信

聲色貨利無所動於中理欲天人曾不去於口然口碑載
道謳思不忘曷若勒諸貞珉傳之將來謀之父老僉曰宜
然謹此立石用垂永久

復設鄭州廣惠義塾并為之記云義塾之設古小學之遺
意也壬午歲天津道額將本署應得進款盡行捐出嘉惠
天河兩屬為義塾經費而皆以仁字命之任邱義塾命為
惠仁者時穗承乏斯邑卽取穗字偏旁使有顧名思義之
意也仁者之用心良苦矣義塾舊設鄭州嗣以去城太遠
稽察為難塾師不無曠功之處次歲奉憲諭移入城內而
鄭州之義塾遂廢戊子穗三莅茲邑該處紳衿聯名稟請

復設義塾以廣教育顧經費無出未卽舉行本年春邑紳
劉公鶴莊捐四百千充為公費浚河有違禁養鷹者亦罰
四百千紳衿薛公煦亭在鄭州題捐百千穗因捐廉百千
合成一千千之數通稟立案發商生息以為義塾經費庶
可以歷久不廢矣先儒尹和靖云童蒙之學士君子最初
用力之地譬之道路然引之而南則越引之而北則燕故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三代盛時法制大備州有序黨有庠
擇民俊秀而教習焉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以嚴其節教之
禮樂射御書數以養其心教之事親從兄尊君敬上之義
以正其德凡此皆小學之事為之蒙養者甚至也乃進之

大學擴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馴習之以歲月之久而
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才興焉自里黨之學廢而小學
不講童蒙之子習於嬉戲而傲慢遂若性成其稍長而秀
者又為帖括所誤不知聖賢之學為何事遂歷終古如長
夜矣鄭州義塾之廢業已八載穗勞心終歲始得粗籌成
款略具規模噫廢之如是其易成之如是其難為之師者
當諒穗之一番苦心勿荒於嬉所以造就後學者自茲其
始永遠勿壞庶無負額憲臺創始之美意矣因命之曰廣
惠所以推廣額憲臺之惠而澤茲鄭州也
冬調署河間府肅甯縣

辛卯五十七歲

二妹丈王孝同同二妹赴京廟見從兄萊卒在籍

三月由肅甯縣告病回籍

府君自保定養病後宦情益淡屢欲乞退而爵相面勞云君年甫及知非正當為國効力何遽汲汲於引退府君感憲眷優渥復思圖報蓋心血銷磨於催科撫字中者於茲又七年矣是春舊疾復發漸覺步履不便乃喟然曰若再不去是直駕馬戀棧古人得勿笑我耶於是力為陳請數年解組之願至是始償回籍後步履益艱遂杜門謝客藉撰述為養病計修勿憚

改過齋文集

頻年著作編成一帙至是修削之

秋復讀正誼堂全集致

忘其老且病焉

壬辰五十八歲

三妹適王瑄

註釋為學大指未成而病大漸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深尺餘是晚二妹自江蘇鎮江府署中歸甯十二月初七日亥刻壽終於南關外錦江鋪正寢甲午八月初八日合葬鳳尾山初府君官任邱河間府某富戶出殯用鑾儀以有誥敕在也閩俗亦然府憲胡公以為僭欲置之法賂三千金始免府君曰是固近於僭然因之以為利則墨矣戒綺曰

年譜

四一

他日吾喪車前不敢僭此也至是綺謹遵遺命不敢違
先君子見背於今有年不肖德薄能鮮無足顯揚先君
子行已居官不得罪於聖賢不得罪於百姓自有可傳
者直道薄人而又急流勇退故雖見知於左文襄李文
忠二公而官止百里旋即歸田生平所學未竟厥施先
君子固大有歉然於心若并此湮沒不彰不肖之咎滋
大謹就所聞所見而知者編為年譜不敢飾辭溢美以
傷先君子之志編成晤陳君珂卿為道先君子前後館
其家教其羣從八年講求義理之學循循善誘裨進於
道所課制藝猶有存者細改詳批一篇輒數百語不已

又進之以擬作用心可謂至矣推此愈見先君子行已
居官勤慎不苟而生平軼事為不肖所不及詳者當尚
多也光緒甲辰年 月 澣男綺謹識
二品頂戴江蘇候補道愚內弟王仁東頓首拜填諱

後學 陳秉鈞

馬錫侯

孫維禧

王培元

林芳

受業 陳應楠

陳應楨

陳應鈞

妹 聶 陳榮慶

受業 妹 黃 炎

甥 高玉豪

子 壻 王孝同

族 姪 飛翰

錫光

胞 姪 鼎晉

姪 孫 繩祖

全參校

後學 劉鳳人敬書

年譜全卷終

善餘堂家訓

閩縣林 穗子穎氏著

本歲諸多不祥之兆是夜又聞鵬鳥子達人也豈不知命而顧有所戀戀耶生平自問不能無過而未嘗蹈於大戾吾知免矣子孫凜之

治遊最為損德之事居京師時或有邀飲優堂者卻之曰是逢場作戲也庸何傷予曰正恐未能逢場作戲耳天下惟不輕用其情者偶一用之則較他人為尤甚嘗觀季紅劇意不能無動可知此心非能如槁木死灰苟不止乎禮義將必作繭自縛矣此語曾向林弼臣諱啟丙昆仲述之以為知言狎妓尤為損德

善餘堂家訓

傷生稍知自愛者不之為或以目中有妓胸中無妓之語自解噫不意程子此言竟為狹邪遊者所藉口也子孫雖愚詩書不可不讀蓋讀書能變化氣質格其非心一舉一動無鄙俗氣令人望而知為讀書人即資質近鈍而能謹愿自守自足以奉祭祀持門戶不失為賢子孫若粗能涉筆輒不守法度侮慢長老此愚而自用也不如不讀書之為愈至於恃一矜為護符武斷鄉曲出入公門則匪徒矣其人幸以是終尚是其家之福否則其妄愈甚其敗德為尤極聲名決裂鄉黨指為不祥朋友羞與為伍夫夫也尚自詡為嘗入黌門登科甲曾從書本中來也其不明遭國法亦必陰受天譴矣

苟非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之徒未有視他人之財物而欲盡奪為己有者獨至一入賭局則不思盡同類之財物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是人人皆盜心嗚呼念及此是不待其成敗已分典妻鬻子之時痛入骨髓弱者飲藥上梁强者持刀相向即當其入場聚首方寸中已隱若仇敵矣能無懼哉天下之喪心敗德者至於賭而極矣而害更有不止此者嘗見世族大家始以為一二戚友借以消遣也繼之各招其類市井無賴之徒皆得借途而進矣始則小兒女可以觀場繼而閨閣中捧盤附猜久而男女混雜帷薄不修者亦間有之噫推其始皆自二三知己消閒遣興來也

髮子不答冠子不嘗養其恥也待子弟且然況他人乎無論悖
出悖入祇自取辱卽彼不反唇相稽而出口傷人終非厚道此
市井惡習非讀書人口吻也幼時吾母誡予兄弟輩甚嚴嘗有
中表偶不戒於口予兄弟訕笑之至數年方休亦足見吾家法
也
待婢僕輩尤宜寬厚曾子家奴不知詈孔子家奴不知怒聖人
之盛德吾人縱難企及要不可不存此忠厚之心以為持家法
也須知婢僕亦是人子其不率教者訓之尤須善為開導過之
小者宥之最為盛德至於萬不獲已而加扑責亦當視如子女
不可非刑相加昔人有婢怨詩云寄語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

幾多錢讀此而不惻然者必非人情嘗見世家待婢僕厚者其
家業必久遠子弟必純粹入其門有一段藹然氣象令人可親
識與不識皆知其為興旺人家其過於刻者雖號令嚴明毫無
敢犯而其下視上有如伴虎勢必子弟習為固然亦成刻薄其
家業未有能久遠者

予嘗過安平主人為予設食其僕安席位置不合責之不已愈
責愈亂至三四易乃定尚嘗之云如此不知何蠢之甚予謂何
不早告以方彼既不得咎我亦免此一番煩惱乎大抵此輩愚
蠢懶惰者居多為之主者當因材器使若動加詈責終日仇顏
相對處此境界有何樂趣苟能婉語開導蠢者雖不能使之慧

自有一段天真爛漫之趣可以解頤情者雖不能使之勤要不
至動輒得咎久而久之自能如身使臂臂使指吾意所至彼已
知之較之自尋煩惱者苦樂何如

古人以清酒為聖濁酒為賢皆無灰酒也若近時盛行之浙酒
則渾者萬不可飲以灰氣墜於壘底亂性尤甚也予生平頗喜
酒醉後言語多重覆及嘔吐酣睡而已嘗以罵坐為戒以故同
人多樂與予飲予亦必擇其與予同志者始與之飲惡客在座
往往託故避之惟三十餘歲時赴戚屬席四鼓未罷而酒已渾
同席者強予飲三四杯後性不自由未免作灌夫惡習竟將酒
杯摔碎然生平未嘗因一怒而毀成物也至今思之猶歉於心

故自此之後遇渾酒則一滴不敢入口矣

鴉片之為毒甚於洪水猛獸盡人而知之矣予不解嗜之者何
以甘之如飴也盛暑薰蒸汗流浹背嚴寒交迫手足凍坼而一
燈相對樂此不疲果何為哉且嗜此者半多絕等聰明之人一
入迷途而文章氣節不知為何物竟有至死不悔者況是物性
實寒冷而陰凝尤甚冷氣凝滯腸胃間未中年即成痿廢嘗聞
丁心泉前輩云渠吃此已數十年現則欲罷不能悔之無及并
道其戚某兄弟三人幼年即嗜此及壯均成廢人巨資坐擁不
得不乞種人閒矣語畢若重有感而太息再三者且曰安得不
如是嗚呼丁君身嗜此物而語如是稔其非欺我矣年少嗜此

者亦曾憶及末後一著否後嗣有吃此者非吾子孫其有以治病為辭者須知雖能治一時之病及上引則其病依然試思無鴉片之前豈病皆不治乎予謂縱病死亦不可入口方不至墜入此道也

一絲一粟來處不易均須珍惜嘗見先外祖蔭林公梁公諱章鉅每有寸紙必裁存之吾母訓予兄弟宜奉以為法遵此者即為起家子弟蓋寸紙猶惜火者可知久而久之自不妄費若敗類之子弟則未有不以此為鄙無他其根之於心也久矣至於家法宜肅僧道及三姑六婆不許入門子弟勿崇奉異端邪教婦女勿入廟燒香家中喜事勿演戲講小說所以防微也

名譽宜惜不可代人刀筆不可徵逐匪類管人是非無事不可飲酒應酬不可鬧房所以砥行也筋力宜勞出門非長途不可坐轎口腹宜儉非賓祭不可殺生及非常食之品不可食衣勿華美非良辰佳節及戚友慶賀不可穿綢衣物勿暴殄飯後碗內棹上不可留粒米不可以字紙拭棹所以惜福也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其所由來者漸也乙酉冬月十四夜抱疾無聊書此以為家訓

善餘堂家訓全卷終

李元恩敬刊

名譽宜惜不可代人刀筆不可徵逐匪類管人是非無事不可
飲酒應酬不可鬧房所以砥行也筋力宜勞出門非長途不可
坐轎口腹宜儉非賓祭不可殺生及非常食之品不可食衣勿
華美非良辰佳節及戚友慶賀不可穿綢衣物勿暴殄飯後碗
內棹上不可留粒米不可以字紙拭棹所以惜福也勿以善小
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其所由來者漸
也乙酉冬月十四夜抱疾無聊書此以為家訓



一
卷
二
文



善餘堂家訓全卷終

李元恩敬刊

善餘堂家訓

五



